



100
100

豔異編小引

同治

同治

同治

是編成客或謂居士方持三
大部破無明經。廼恐為是兒
戲。執居士笑曰。難言也。盡六
欲界。未抵梵天。且色為身。
本愛為色。根由色生身。後

生愛浮沈展轉寧有解脫今
夫物有含生而蠕動者其於
情抑何專篤也極而至於千
古之雄必指劉項其智力足以
籠決一世而不能割之於虞戚
又極而至於廉蔣以累劫之

功見宮綵一旦而矣其神足况
其它哉曰子不能絕之迺已則
何為導乎之曰吾以佐杯酌資抵
掌耳雖然之復有說昔馮當
世書謂王安國并門妙襲
閉目不觀但日以談禪為事王

曰若如所言。未達禪理。閉目不
觀。便是一重公案。是書。誠。火。空。
也。不。無。有。蓮。花。在。乎。色。即。是。空。
此語吾受之。西方老師。客謝不
敏。退。

息菴居士書

豔異編目錄

卷之一

星部

郭翰

姚生

張遵言傳

神部一

汝陰人

沈警

趙文韶

華嶽神女

黃原

卷之二

神部二

劉子卿

蔣子文

韋安道

周秦行記

李湜

盧佩

王彥大家

卷之三

水神部一

張無頗傳

鄭德璘傳

洛神傳

河伯

大學鄭生

揭曼碩

邢鳳

卷之四

水神部二

遼陽海神傳

洞簫傳

卷之五

龍神部

柳毅傳

許漢陽

靈應傳

卷之六

仙部一

杜蘭香

成公智瓊

裴航

天台二女

崔書生

少室仙姝傳

趙旭

潘統制妾

蔡箏娘

卷之七

仙部二

嵩嶽嫁女記

張老

裴謙

盧李二生

薛昭傳

許老翁

卷之八

宮掖部一

少昊

妲已

周昭王

穆王

褒姒

夏姬

越王

燕昭王

齊襄王

春申君

中山陰后

秦宣太后

呂不韋

高帝戚夫人

又

又 賈佩蘭

卷之九

宮掖部二

漢武帝

孝武李夫人傳

武帝

武帝

麗娟

王昭君

卷之十

宮掖部三

孝成趙皇后傳

趙飛燕外傳

趙飛燕合德別傳

飛燕事一

飛燕事二

飛燕事三

飛燕事四

飛燕事五

飛燕事六

宵遊宮

卷之十一

宮掖部四

漢明帝

靈帝

獻帝代皇后

薛靈芸

吳趙夫人

吳潘夫人

吳鄧夫人

孫亮

蜀甘后

晉武胡貴嬪傳

賈皇后傳

晉時事

殷貴妃

齊廢帝東昏侯潘妃傳

鬱林王何妃

元帝徐妃

北齊武成皇后胡氏傳

後主胡皇后

後主穆皇后

後主馮淑妃

後主張貴妃

隋宣華夫人陳氏

隋容華夫人蔡氏

卷之十二

宮掖部五

海山記

迷樓記

大業拾遺記

卷之十三

宮掖部六

武后傳畧

韋后

上官昭容

卷之十四

宮掖部七

玄宗楊貴妃傳

長恨歌傳

開元天寶遺事

隨蝶所幸

助嬌花

助情花

眼色媚人

金籠蟋蟀

戲擲金錢

射團

醒酒花

被底鴛鴦

半仙之戲

冰筋

紅冰

投錢觀寢

淚粧

解語花

含玉嚙津

紅汗

歌直千金

獨子亂局

長安十六所

錦雁

夜明枕

百枝燈樹

風流陣

望月臺

袖裏春

透花餐

梨園樂

太真妃

玄宗

又

貴妃琵琶

卷之十五

宮掖部八

楊太真外傳

卷之十六

宮掖部九

唐玄宗梅妃傳

湘東舞女

文宗

唐武宗賢妃王氏傳

南唐後主昭惠后周氏

後主繼室周氏

後主保儀黃氏

女冠耿先生

後主

又

大體奴

蜀徐太后太妃

卷之十七

宮掖部十

王岐公

明節劉后上

明節劉后下

蔡京太清樓記

蔡京保和延福二記

德壽宮看花

德壽宮生辰

楊皇后

金廢帝海陵諸嬖

昭妃阿里虎

貴妃定哥

麗妃石哥

柔妃彌勒

昭妃阿懶

昭媛察八

壽寧縣主什古等

海陵

元順帝

演揲兒

卷之十八

戚里部一

館陶公主

董偃

山陰公主

合浦公主

太平公主

王維

長寧公主

安樂公主

同昌公主外傳

卷之十九

戚里部二

孫壽

石崇傳

石崇事

又

綠珠傳

翽風

徐君蒨

蕭宏

羊侃

高陽王

河間王

寧王

元載

張功甫

韓侂胄

卷之二十

幽期部一

司馬相如傳

卓文君

賈午

鶯鶯傳

李紳鶯鶯本傳歌

杜牧之次會真詩

王性之傳奇辨証

元微之古豔詩

虞集傳奇辨証序

鸞七傳跋

非烟傳

卷之二十一

幽期部二

潘用中奇遇

張幼謙羅惜惜

鄭吳情詩

聯芳樓記

卷之二十二

幽期部三

嬌紅記上

卷之二十三

幽期部四

嬌紅記下

卷之二十四

冥感部一

離魂記

韋臯

京師士人

張果女

崔護

買粉兒

卷之二十五

冥感部二

賈雲華還魂記上

卷之二十六

冥感部三

賈雲華還魂記下

卷之二十七

夢遊部

嬰桃青衣

獨孤遐叔

邢鳳

沈亞之

張生

劉道濟

淳于棼

劉景復

安西張氏女

司馬才仲

渭塘奇遇

卷之二十八

義俠部一

樂昌公主

虬髯客傳

柳氏傳

無雙傳

卷之二十九

義俠部二

紅線傳

崑崙奴傳

車中女子

聶隱娘傳

花月新聞

卷之三十

徂異部

達奚盈盈

却要

河間傳

章子厚

蔡太師

狄氏

王生

張匠

湯賽師

樓叔韶

李將仕

幻術

陽羨書生

東巖寺僧

梵僧難陀

張和

畫工

卷之三十一

伎女部一

海論三曲中事

天水仙哥

楚兒

鄭舉舉

牙孃

顏令賓

楊妙兒

王團兒

俞洛真

王蘇蘇

王蓮蓮

劉泰孃

張住住

豐異編
目錄
卷之三十一
胡証尚書

裴思謙狀元

鄭光業補袞

楊汝士尚書

鄭合敬先輩

北里不測堪戒二事

故王金吾

令狐博事

卷之三十二

伎女部二

青樓集

凡七十二條

卷之三十三

妓女部三

王渙之

洛中舉人

鳳窩羣女

鄭中丞

李季蘭

李逢吉

薛濤

張建封伎

夜來

歐陽詹

武昌伎

薛宜僚

戎昱

劉禹錫

杜牧之

張又新

迷香洞

氤氲大使

周韶

秀蘭

琴操

卷之三十四

伎女部四

霍小玉傳

李娃傳

楊倡傳

卷之三十五

伎女部五

義倡傳

吳女盈盈

吳淑姬嚴葉

董漢州孫女

徐蘭

王鈇

謝希孟

蘇小娟

陶師兒

陳說

符郎

珠簾秀

王魁

詹天游

卷之三十六

男寵部一

宋朝

向魁

禰子瑕

龍陽君

安陵君

鄧通

韓嫣

金丸

李延年

馮子都

張放

董賢

斷袖

董賢第

秦宮

曹肇

丁期

鄭櫻桃

慕容冲

王確

陳子高

王韶

卷之三十七

妖恠部一

白猿傳

袁氏傳

石六山美女

焦封

烏將軍記

卷之三十八

妖怪部二

任氏傳

李參軍

許貞

姚坤

卷之三十九

妖怪部三

烏君山

白蛇記

錢炎

長鬚國

舒信道

太湖金鯉

卷之四十

妖怪部四

崔玄微

桂花著異

桃花仕女

劉改之

張不疑

金友章

謝翺

生王二

卷之四十一

鬼部一

韓重

盧充

王敬伯

長孫紹祖

劉導

崔羅什

劉諷

李陶

王玄之

鄭德懋

柳參軍傳

崔書生

卷之四十二

鬼部二

獨孤穆傳

崔焯傳

鄭紹

孟氏

李章武

卷之四十三

鬼部三

寶玉傳

曾季衡

顏濬

韋氏子

呂使君

韓宗武

金彥

西湖女子

甯行者

解俊

江渭逢二仙

卷之四十四

鬼部四

趙喜奴

蓮塘二姬 錢履道

綠衣人傳

滕穆醉游聚景園記

金鳳釵記

卷之四十五

鬼部五

雙頭牡丹燈記

南樓美人

法僧遺果

吳小員外

田洙遇薛濤聯句記

豔異編目錄終

豔異編卷之一

星部

。郭翰

太原郭翰少簡貴有清標姿度美秀善談論工艸隸
早孤獨處當盛暑乘月臥庭中時時有微風稍聞香
氣漸濃翰甚怪之仰視空中見有人冉冉而下直至
翰前乃一少女也明豔絕代光彩溢目衣玄緜之衣
曳霜羅之帔戴翠翹鳳凰之冠躡瓊文九章之履侍
女二人皆有殊色感蕩心神翰整衣巾下牀拜謁曰

不意尊靈廻降願垂德音女微笑曰吾天上織女也
久無主對而嘉期阻曠幽態盈懷上帝賜命而游人
間仰慕清風願託神契翰曰非敢望也益深所感女
爲敕侍婢淨掃室中張湘霧丹縠之帷施水精玉華
之簾轉惠風之扇宛若清秋乃携手昇堂解衣共寢
其襯體紅腦之衣似小香囊氣盈一室有同心親腦
之枕覆一雙縷鴛文之衾柔肌膩體深情密態妍艷
無匹欲曉辭去面粉如故試之乃本質翰送出戶凌
雲而去自後夜夜皆來情好轉切翰戲之曰牛郎何

在那敢獨行對曰陰陽變化關渠何事且河漢隔絕
無可復知總復知之不足爲慮因撫翰心前曰世人
不明瞻矚耳翰又曰卿旣寄靈辰象辰象之門可得
聞乎對曰人間觀之只見是星其中自有宮室居處
諸仙皆游觀焉萬物之精各有象在天在地成形下
人之變必形於上也吾今觀之皆了了自識因謂翰
指列星分位盡詳紀度時人不悟者翰遂洞曉之後
將至七夕忽不復來經數夜方至翰問曰相見樂乎
笑而對曰天上那比人間正以感運當爾非有他故

也君無相忌問曰卿來何遲答曰人中五日彼一夕也又爲翰致天厨悉非世物徐視其衣並無縫翰問之謂曰天衣本非針線爲也每去輒以衣服自隨經一年忽於一夜顏色悽惻涕淚交下執翰手曰帝命有程便當永訣遂嗚咽不自勝翰驚惋曰尙餘幾日對曰只在今夕耳遂悲泣徹曉不眠及旦撫抱爲別以七寶枕一枚留贈約明年某日富有書相問翰答以玉環一雙便履空而去迴顧招手良久方滅翰思之成疾未嘗暫忘明年至期果使前日侍女將書函

至翰遂開緘以青縑爲紙鉛丹爲字言調清麗情意重疊末有詩二首詩曰河漢雖云濶三秋尙有期情人終已矣良會更何時又曰朱閣臨清漢瓊宮御紫房佳期空在此只是斷人腸翰以香牋答書意慊甚切并有酬贈二詩曰人世將天上由來不可期誰知一迴顧交作兩相思又曰贈枕猶香澤啼衣尚淚痕玉顏霄漢裡空有往來魂自此而絕是歲太史奏織女星無光翰思不已人間麗色不復措意復以繼嗣大義須婚強娶程氏女殊不稱意復以無嗣遂成反

目翰官至侍御史而卒

姚生

唐御史姚生罷官居于蒲之左邑有子一人外甥二人各一姓年皆及壯而頑駑不肖姚之子稍長于二生姚惜其不孝日以誨責而怠游不悛遂於中條山之陽結茅以居之冀絕外事得專藝孝林壑重深囂塵不到將遣之日姚誠之曰每時季一試汝之所能孝有不進必榎楚及汝汝其勉焉及到山中二子曾不開卷但樸斲塗墍爲務居數月其長謂二人曰試

期至矣汝曾都不省書吾爲汝懼二子曾不介意其長讀書甚勤忽一夕子夜臨燭凭几披書之次覺所衣之裘後裾爲物所牽襟領漸下亦不之異徐引而襲焉俄頃復爾如是數四遂回視之見一小豚籍裘而寢色甚潔白光潤如玉因以壓書界方擊之豚聲駭而走遽呼二子秉燭索于堂中牖戶甚密周視無隙而莫知豚所往明日有蒼頭騎馬扣門措筆而入謂三人曰夫人問訊昨夜嬰兒無知誤入君衣裾殊以爲慙然君擊之過傷今則平矣君勿爲慮三人俱

遜詞謝之相視莫測其故少頃向來騎僮復至兼抱持所傷之兒并乳保數人衣襦皆綺紈精麗非尋常所見復傳夫人語云小兒無恙故以相視逼而觀之自眉至鼻端如丹縷焉則界方棱所擊之跡也三子愈恐使者及乳保皆甘言慰安之又云少頃夫人自來言訖而去三子悉欲潛避之惶惑未決有蒼頭及紫衣宮監數十奔波而至前施屏帷茵席炳煥香氣殊異旋見一油壁車青牛丹轂其疾如風寶馬數百前後導從及門下車則夫人也三子趨出再拜夫人

微笑曰不意小兒至此君昨所傷亦不至甚恐爲君憂故來相慰耳夫人年可三十餘風姿閒整俯仰如神亦不知何人也問三子曰有家室未三子皆以未對曰吾有三女殊姿淑德可以配三君子三子拜謝夫人因留不去爲三子各創一院指顧之間畫堂高閣連雲而具翌日有輜輶至焉賓從粲麗逾於戚里車服炫晃流光照地香滿山谷三女自車而下皆年十七八夫人引三女升堂又延三子就座酒殺珍備果實豐衍非世所有多未之識三子殊不自意夫人

指三女曰各以配君三子避席拜謝復有送女數十若神仙焉是夕合卺夫人謂三子曰人之所重者生也所欲者貴也但百日不泄於人令子長生度世位極人臣三子復拜謝但以遇妹廢業播楚爲憂夫人曰子勿憂斯易耳乃敕地上主者令召孔宣父須臾宣尼具冠劍而至夫人臨階宣父拜謁甚恭夫人端立微勞問之謂曰吾三壻欲學君其導之宣父乃命三子指六籍篇目以示之莫不了然解悟大義悉通咸若素習既而宣父謝去夫人又命周尙父示以玄

女兵符玉璜秘訣三子又得之無遺復坐與言則皆文武全才孝究天人之際矣三子相視頓覓風度夷曠神思開爽悉將相之具矣其後姚使家僮饋糧至則大駭而走姚問其故具對以屋宇幃帳之盛人物艷麗之多姚驚謂所親曰是必山鬼所魅也促召三子三子將行夫人戒之曰慎勿泄露縱加楚撻亦勿言之三子至姚亦訝其神氣秀發瞻對閒雅姚曰三子驟爾皆有鬼物憑焉苦問之故不言遂鞭之數十不勝其痛具道本末姚乃幽之別所姚素館一碩儒

因召而與話。儒者驚曰：大異大異！君何用責三子乎？向使三子不泄其事，則必爲公相，貴極人臣。今泄之，其命也夫！姚問其故，而云：吾見織女、婺女、須女、星皆無光，是三女星降下人間，將福三子。今泄天機，三子免禍，幸矣！其後儒者引姚視三星，果無光。姚乃釋三子，遣之歸山。至則三女邈然，如不相識。夫人讓之曰：子不用吾言，旣泄天機，當與子訣。因以湯飲三子，旣飲，則昏頑如舊，一無所知。儒謂姚曰：三女星猶在人間，亦不遠此地。分密爲所親言其處，或云河東張嘉

貞家，其後將相三代矣。

張遵言傳

南陽張遵言，求名下第，途次商山山館，中夜晦黑，因起廳堂，督芻秣，見東墻下一物，疑白曜人，使僕者視之，乃一白犬，大如猫，鬣睫爪牙皆如玉，毛彩清潤，瑩澤可愛。遵言憐愛之，目爲捷飛。飛言駿奔之捷，甚於飛也。常與之俱，初令僕人張志誠袖之，每飲飼，則未嘗不持目前。時或飲食不快，則必伺其嗜而噉之。苟或不足，寧自輟味，不令捷飛不足也。一年餘，志誠袖行

意以懈倦由是遵言每行自袖之飲食轉加精愛夜則同寢晝則同處首尾四年後遵言因行於梁山路日將夕天且陰未至詣所而風雨驟來遵言與僕等隱休業大樹下于時昏晦默無所覩忽失捷飛所在遵言驚歎命志誠等分頭搜討未獲次忽見一人衣白衣長八尺餘形狀可愛遵言豁然如月中立各得辯色問白衣人何許來何姓氏白衣人曰我姓蘇第四謂遵言曰我已知子姓字矣君知捷飛去處否則我是也今君灾厄合死我緣受君恩深四年已來能待我

至於尽力輟味曾无毫厘悔恨我今誓脫子厄然須損十餘人命耳言訖乘遵言馬而行遵言步以從之可十里許遙見一塚上有三四人衣白衣冠人長丈餘手持弓劍形狀瓌偉見蘇四郎俯僂迎趨而拜拜訖莫敢仰視四郎問何故相見白衣人曰奉大王帖追張遵言秀才言訖偷目盜視遵言遵言恐欲踣地四郎曰不得無禮我與遵言往還爾等須與我且去四人憂恚啼泣而四郎謂遵言曰勿憂懼此輩亦不能戾君更行十里又見夜叉輩六七八人皆持兵器銅

頭鐵額狀貌皆可憎惡。跳梁企躑進退。獐望遙見。四郎戢毒慄立。惕伏戰竦。而拜四郎。喝問曰。作何來。夜义等。霽。毒。為。戚。施。之。顏。肘。行。而。前。曰。奉。大。王。帖。專。取。張。遵。言。秀。才。偷。目。盜。視。之。狀。如。初。四。郎。曰。遵。言。我。之。故。人。取。固。不。可。也。夜。义。等。一。時。叩。地。流。血。而。言。曰。在。前。白。衣。者。四。人。為。取。遵。言。不。到。大。王。已。各。使。決。鐵。杖。五。百。死。者。活。者。未。分。四。郎。今。不。與。去。某。等。盡。死。伏。乞。哀。其。性。命。誓。遣。遵。言。往。四。郎。大。怒。叱。夜。义。夜。义。等。辟。易。崩。倒。者。數。十。步。外。流。血。跳。迸。涕。淚。又。言。四。郎。曰。

小鬼等敢爾不然且急死夜义等啼泣咽鳴而去四郎又謂遵言曰此數輩甚難與語今既去則奉為之事成矣行七八里見兵仗等五十餘人形神則常人耳又列拜於四郎前四郎曰何故來對答如夜义等又言曰前者夜义牛叔良等七人為追張遵言不到盡已付法某等惶懼不知四郎有何術救得某等全生四郎曰第隨我來或希冀耳凡五十人言可者半須臾至大黑門又行數里見城堞甚嚴有一人具軍容走馬而前傳王言曰四郎遠到某為所主有限法

不得迎拜於路。請且於南館小休。即當邀逐入館。未
安。信使相繼而召。兼屈張秀才。俄而從行宮室。欄署
皆真王者也。入門見王披袞垂旒。迎四郎而拜。四郎
酬拜起甚輕易。言詞唯唯而已。大王盡禮前揖。四郎
升階。四郎亦微揖而上。回顧遵言曰。地主之分不可
不爾。王曰。前殿淺陋不足。四郎居處。又揖四郎。凡過
殿者。三每殿中皆有陳設。盤榻食具。供帳之備。至四
重殿方坐。所食之物及器用。皆非人間所有。食訖。王
揖四郎上夜明樓。二上四角柱。盡飾明珠。其光如晝。

命酒具樂飲。數巡。王謂四郎曰。有佐酒者。欲命之。四
郎曰。有何不可。女樂七八人。飲酒者十餘人。皆神仙
間容貌。粧飾耳。王與四郎各衣便服。談笑亦憐於人
間。少年有頃。四郎戲一美人。美人正色不接。四郎又
戲之。美人怒曰。我是劉根妻。爲不奉上元夫人處分。
以涉於此。君子何容易乎。中間許長史於雲林王夫
人會上。輕言某已贈語。杜蘭香姊妹至多。微言猶不
敢掉謔。君何容易耶。四郎怒。以酒卮擊牙盤。一聲。其
柱上明珠。轂。二而落。冥然無所覩。遵言良久。情而復

醒元在所隱樹下與四郎及鞍馬同處四郎曰君已過厄矣與君便別遵言曰某受生成之恩已極矣都不知四郎之由以歸感戴之所又某之一生更有何所賴耶四郎曰吾不能言汝但於商州龍興寺東廊縫衲老僧處問之可知矣言畢騰空而去天已向曙遵言遂整轡適商州果於龍興寺見縫衲老僧遂禮拜初甚拒遵言遵言求之不已夜深乃曰君子苦求焉得不應蘇四郎者太白星精也大王者仙府謫官也今居於此遵言又以事問老僧僧竟不對曰君今

已離此厄矣最遵言令歸館穀明辰尋之已不知其處所矣

神部一

汝陰人

汝陰男子姓許少孤爲人白晢有姿調好鮮衣良馬遊騁無度常牽黃犬逐獸荒澗中倦息大樹下樹高百餘尺大數十圍高柯旁挺垂陰連數畝仰視間枝懸一五色絲囊以爲誤有遺者乃取歸而結不可解甚愛異之置巾箱中向暮化成一女子手把名紙直

前云王女郎令相聞致名訖遂去有頃異香滿室漸聞車馬之聲許出戶望見列燭成行有一少年乘公馬從十餘騎在前直來詣許曰小妹粗家竊慕盛德欲託良緣於君子如何許以其神不敢苦辭少年卽命左右灑掃引室須臾女車至光香滿路侍女乘馬數十人皆有美色持步障擁女卽下車延入別室幃帳茵席畢具家人大驚視之皆見少年捉許沐浴進新衣侍女扶入女室女郎年十六七艷麗無雙着青袿襦珠翠錯下階答拜共行禮訖少年乃去房中

施雲母屏風芙蓉翠帳以鹿瑞錦幃映四壁大設珍肴多諸異果甘美鮮香非人間者食器有七子螺九枝盤紅螺杯藻葉椀皆黃金隱起錯以瑰玢金壘貯車師菊酒芬馨酷烈座上置連心蠟燭悉以紫玉爲盤光明如晝許素輕薄無檢又爲物色夸眩意甚悅之坐定問曰鄙夫固陋蓬室湫隘不意乃能見顧之深歡懼交并未知所措女答曰大人爲中樂南部將軍不以兒之幽賤欲使託身君子躬奉砥礪幸遇良會欣願誠深又問南部將軍今何也曰是嵩君別部

所治若古之四鎮將軍也。酒酣嘆曰：今夕何夕，見此良人，詞韻清媚，非所見聞。又援筆作飛鴻別鶴之曲，宛頸而歌，為許送酒，清聲哀暢，容態盪越，殆不自持。許不勝其情，遽前擁之，仍徵聘而笑曰：既為師人，感悅之機，又玷上客，桂纓之笑，如何？因顧令撤筵去燭，就帳恣其歡狎，豐肌弱骨，柔滑如飴。明日遍召家人，大申婦禮，賜與甚厚。積三日前，少年又來曰：大人感愧良甚，願得相見，使其奉迎，乃與俱去。至前獵處，無復大樹矣。但見朱門素壁，若今大官府中，左右列兵

衛皆迎拜，少年引入見府君，冠平天，幘絳紗衣，坐高殿上，庭中排戟設燾，許拜謁。府君為起，揖之，升階，勞慰曰：少女幼失所恃，幸得把奉，高明感慶無量。然此亦冥期神契，非至情相感，何能及此？許謝乃與入內門，宇嚴邃，環廊曲閣，連亘相通。中堂高會，酣醺正歡，因命設樂，絲竹繁錯，曲度新奇，歌妓數十人，皆妍冶上色。既罷，乃以金帛厚遺之，并資僕馬，家遂贍給。仍為起宅於里中，皆極丰麗。女郎雅善玄素養生之術，許體力精爽，倍於常矣。以此知其審神人也。後時一

歸皆女郎相隨府君輒饋送甚厚數十年有子五人而姿色無損後許卒乃携俱去不知所在也

。沈警

沈警字玄機吳興武康人也美風調善吟詠爲梁東宮常侍名著當時每公卿宴集必致驥邀之語曰玄機布席顛倒賓客其推重如此後荆楚陷沒入周爲上柱國奉使秦隴途過張女郎廊旅行多以酒殺祈禱警獨酌水其祝詞曰酌彼寒泉水紅芳掇崑崙雖致之非遠而薦之畧俗丹誠在此神其感錄旣暮宿

傳舍憑軒望月作鳳將雛含嬌曲其詞曰命嘯無人嘯含嬌何處嬌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憐宵又續爲歌曰靡二春風至微二春露輕可惜關山月還成無月明吟畢聞簾外歎賞之聲復云閑宵豈虛擲朗月豈無明音旨清婉頗異於常忽見一女子褰簾而入再拜云張女郎仲妹見使致意警異之乃具衣冠未離坐而二女已入謂警曰跋涉山川固勞動止警曰行役在途春宵多感聊因吟咏稍遣旅愁豈意女郎猥降仙駕願知伯仲二女郎相顧而笑之大女郎謂警

曰妾是女郎妹適廬山夫人長男指小女郎云適衡
山府君小子並以生日同覲大姊屬大姊今朝層城
未旋山中幽寂良夜多懷輒欲奉屈無憚勞也遂攜
手出門共登一輜輶車駕六馬馳空而行俄至一處
朱樓飛閣備極煥麗令警止一水閣香氣自外入內
簾幌多金縷翠羽飾以珠璣光照室內須臾二女郎
自閣後冉冉而至揖警就坐又具酒殽於是大女郎
彈箜篌小女郎援琴爲數弄皆非人世所聞警嗟賞
良久願請琴寫之小女郎笑之謂警曰此是秦穆公

周靈王太子神仙所制不願傳於人間警粗記數弄
不復敢訪及酒酣大女郎歌曰人神相合兮後會難
邂逅相遇兮暫爲歡星漢移兮夜將闌心未極兮且
盤桓小女郎歌曰洞簫響兮風生流清夜闌兮管絃
適長相思兮衡山曲心斷絕兮秦隴頭又歌曰隴上
雲車不復居湘川斑竹淚沾餘誰念衡山烟霧裡空
看鴈足不傳書警乃歌曰義起曾歷許多年張碩凡
得幾時憐何意今人不及昔暫來相見更無緣二女
郎相顧流涕警亦下淚小女郎謂警曰蘭香姨智瑛

姊妹亦常懷此恨矣。警見二女郎歌詠極歡而未知密契所在。警顧小女郎曰：潤玉此人可念也。良久大女郎命履與小女郎同出。及門謂小女郎曰：潤玉可便伴沈郎寢。警欣戚如不自得。遂携手入門。已見小婢前施臥具。小女郎執警手曰：昔從二妃游湘川。見君於舜帝廟。讀湘王碑。比時憶念頗切。不謂今宵得諧宿願。警亦備記此事。執手款敘不能已也。小婢麗質前致詞曰：人神路隔。別後會賒。况姮娥如人。不肯流照。織女無賴。已復斜河。寸陰幾時。何勞煩數。遂掩戶。

就寢。備極歡昵。將曉小女郎起。謂警曰：人神事殊無宜。于晝大姊已在門首。警於是抱持致於膝。共敘離別。須臾大女郎即復至前。相對流涕。不能自已。復置酒。警歌曰：時值行人。心不平。那宜萬里阻關情。只今隴上。分流水。更泛從來。哽咽聲。警乃贈小女郎指環。小女郎贈警金合歡結。歌曰：心纏幾萬結。縷係幾千迴。結怨無窮極。結心終不開。大女郎贈警瑤鏡子。歌曰：憶昔窺瑤鏡。相看望明月。彼此俱照人。莫令光影滅。贈答頗多。不能備記。粗憶數首而已。遂相與出門。

復駕輜輶車送至下廟乃執手嗚咽而別及至館懷中探得瑤鏡金縷結良久乃言於主人夜而失所在時同旅咸恠警夜有異香警後使迴至廟中於神座後得一碧牋乃是小女郎與警書備敘離恨書末有篇云飛書到沈郎尋已到衡陽若存金石契風月兩相望從此遂絕矣

趙文韶

會稽趙文韶為東宮扶侍坐清溪中橋與尚書王叔卿家隔一巷相去二百步許秋夜嘉月悵然思歸倚

門唱西夜烏飛其聲甚哀忽有青衣婢年十五六前曰王家娘子白扶侍聞君歌聲有閨人逐月遊戲遣相問耳時未息文韶不之疑委曲答之亟邀相過須臾女到年十八九行步容色可憐猶將兩婢自隨問家在何處舉手指王尚書宅曰是聞君歌聲故來相詣豈能為一曲耶文韶即為歌草生盤石音韻清暢又深會女心乃曰但令有瓶何患不得水顧謂婢子還取筵篔為扶侍鼓之須臾至女為酌兩三彈冷泠更增楚絕乃令婢子歌繁霜自解裙帶繫筵篔腰

叩之以倚歌。二曰日暮風吹葉落依枝丹心寸意愁君未知歌繁霜侵曉幕何意空相守坐待繁霜落歌闕夜已久遂相佇燕寢竟四更別去脫金簪以贈文韶文韶亦答以銀椀白琉璃匕各一枚既明文韶出偶至清溪廟歇神坐上見椀甚疑而委悉之屏風後則琉璃匕在焉篋篋帶縛如故祠廟中惟女姑神像青衣婢立在前細視之皆夜所見者於是遂絕當宋元嘉五年也

華嶽神女

近代有士人應舉之京途次關西宿於逆旅舍小房中俄有貴人奴僕數人云公主來宿以幕圍店及他店四五所人初遑遽未得移徙須臾公主車聲大至悉下店中人便拒戶寢不敢出公主於戶前澡浴令索房內婢云不宜有人既而見某羣婢大罵公主令呼出熟視之曰此書生頗閒人意不宜挫辱第令入房浴畢召之言甚會意使侍婢爲洗濯舒以麗服乃施絳帳鋪錦茵及他寢玩之具極世奢侈爲禮之好明日相與還京公主宅在懷遠里內外奴婢數百人

榮華貴盛當時莫比家人呼某為駙馬出入器服車馬不殊王公某有父母在其故宅公主令婢詣宅起居送錢億貫他物稱是某家因資鬱為榮貴如是七歲生二子一女公主忽言欲為之娶婦某甚愕恠有此語主云我本非人不合久為君婦君亦當業有婚媾知非恩愛之替也其後亦更別婚而往來不絕婚家以其一往輒數日不還使人候之見某恒入廢宅恐為鬼所魅他日飲之致醉乃命術士書符施衣服中及其形骸皆偏某後復適公主家令家人出止之

不令人某初不了其故倚門惆悵公主尋出門下大相責讓云君素貧士我相擡奉今為貴人此亦於君不薄何故使婦家書符相間以我不能為殺君也某視其身方知有符求謝甚至公主曰吾亦諒君此情然符命已行勢不得住悉呼兒女出令與父訣某涕泣哽咽公主命左右促裝卽日出城某問其居無求名氏公主云我華嶽第三女也言畢訣去出門恍惚不見

黃原

漢時太山黃原平旦開門忽有一青犬在門外伏守
備如家養原繼犬隨鄰里獵日垂夕見一鹿便放犬
犬行甚遲原絕力逐終不及行數里至一穴入百餘
步忽有平衢槐柳列植垣墻廻匝原隨犬入門列房
可有數十間皆女子姿容妍媚衣裳鮮麗或撫琴或
執博棋至北閣有三二間屋二人侍值若有所伺見
原相覩而笑曰此青犬所致妙音壻也一人番一人
入閣須臾有四婢出稱太真夫人曰黃郎有一女年
已弱笄冥數應爲君箕箒既暮引原入內有南向堂

堂前有池池中有臺二四角有徑尺穴穴中有光照
映帷席妙音容色婉妙侍婢亦美交禮既畢宴寢如
舊經數日原欲暫還報家妙音曰人神道異本非久
處至明日解佩分袂臨階涕泗後會無期深加愛敬
若能相思至二月日可修齋潔四婢送出門半日至
家情念恍惚每至其期常見空中有輶車髣髴若飛

豔異編卷之二

神部二

。劉子卿

宋劉子卿徐州人也居廬山虎溪少好學篤志無倦常慕幽閑以爲養性恒愛花種樹其江南花木溪庭无不植者文帝元嘉三年春臨翫之際忽見雙蝶五彩分明來遊花上其大如燕一日中或三四往復子卿亦訝其大繁旬有三日月朗風清其歌吟之際忽聞扣肩有女子笑語之音子卿異之謂左右曰我居

此溪五歲人向无能知何有女子而詣我乎此必有異乃出戶見二女各十六七衣服霞煥容止甚都謂子卿曰君常恠花間之物感君之愛故來相詣未度君子心若何子卿延之坐謂二女曰居止僻陋无酒敘情有慙於此一女曰此來之意豈求酒耶況山月已斜夜將垂曉君子豈有意乎子卿曰鄙夫唯有茅齋願申繾綣二女東向坐者笑謂西坐者曰今宵讓姊餘夜可知因起送子卿之室又謂子卿曰卽閉戶雙樓同衾並枕來夜之歡願同今夕乃去及曉女乃

請去子卿曰幸遂繾綣復更來乎一夕之歡反生深恨女撫子卿背曰具小妹之期後卽次我請出戶女曰心存意在特望不渝出戶不知蹤跡是夕二女又至宴好如前姊謂妹曰我且去矣昨夜之歡今留與汝汝勿貪多恨少誤惑劉郎言訖大笑乘風而去如是同寢子卿問女曰我知卿二人非人間之有願知之女曰但得佳妻何勞執問乃撫子卿曰郎但申情愛莫問閑事臨曉將去謂子卿曰我姊實非人間之人亦非山精物魅若說於郎郎必異傳故不欲取笑

豐異錄 卷二
於人代今者與郎契合亦是因緣慎跡藏心無使人
曉卽姊妹每旬更至以慰郎心乃去常十日一至如
是者數年後子卿遇亂歸鄉二女遂絕廬山有康王
廟去所居二十里餘子卿依稀有如前遇疑此是之

蔣子文

會稽鄞縣東野有女子姓吳字望子年十六姿容可
愛其鄉里有解鼓舞神者要之便往緣塘行半路忽
見一貴人端正非常貴人乘船挺力十餘整頓令人
問望子欲何之具以事對貴人云今正欲往彼便可

入船共去望子辭不敢忽然不見望子旣拜神坐見
向船中貴人儼然端坐卽蔣侯像也問望子來何遲
因擲兩橘與之數數形見遂隆情好心有所欲輒空
中下之常思噉鱸一雙鮮鯉隨心而至望子芳香流
聞數里頗有神驗一邑共事奉經三年望子忽生外
意神便絕往來

韋安道

京兆韋安道起居舍人貞之子舉進士久不第唐大
定年中於洛陽早出至慈惠里西門晨鼓初發見中

衢有兵仗如帝者之衛前有甲騎數十隊次有宦者持大仗衣畫袴於夾道前驅亦數十輩又見黃屋左纛有月旗而無日旗又有近侍才人宮監之屬亦數百人中。有飛傘傘下見衣珠璧之服乘大馬如后土之飾美麗光艷其容動人又有後騎皆婦人才官持鉞負弓矢乘馬從亦千餘人時天后在洛安道初謂天后之遊幸時天尚未明問同行者皆云不見又惟衢中金吾街吏不為靜路久之漸明見有後騎一宮監馳馬而至安道因留問之前所過者非人主乎宮

監曰非也安道請問其事宮監但指慈惠里之西門曰公但自此去由里門循牆而南行百餘步有朱扉西向者扣之問其由當自知矣安道如其言叩扉久之有朱衣宦者出應門曰公非韋安道乎曰然宦者曰后土夫人相候已久矣遂延入見一大門如戟門者宦者入通頃之又延入有紫衣宮監與安道敘語於庭延入一宮中置湯沐頃之以大箱奉美服一襲其間有青袍牙笏青綬及靴畢備命安道服之宮監曰可去矣遂乘安道以大馬女騎導從者數人宮監

與安道聯轡出慈惠之西門由正街西南自通利街東行出建春門又東北行約二十餘里漸見夾道城守者拜於馬前而去凡數處乃至一大城甲士守衛甚嚴如王者之城凡經數重遂見飛樓連閣下有大門如天子之居而多宮監安道乘馬經翠樓朱殿而過又十餘處遂入二門內行百步許復有大殿上陳廣筵衆樂羅列樽俎九奏萬舞若鈞天之樂美婦女數十如妃主之狀列於筵左右前所與同行宮監引安道自西堦而上頃之見殿內宮監如贊者命安道

殿間東向而立頃之自殿後門見衛從者先羅立殿中乃微聞環珮之聲有美婦人備首飾禕衣如謁廟之服至殿間西向與安道對立乃是前於慈惠西街飛傘下所見者也宮監乃贊曰后土夫人乃冥數合爲匹偶命安道拜夫人受之夫人拜安道受之如人間賓主之禮遂去禮服與安道對坐於筵上前所見十數婦人亦列坐於左右奏樂飲饌及昏而罷則以其夕偶之尙處子也如此者蓋十餘日其所服御飲饌皆如帝王之家夫人因謂安道曰某爲子之妻子

有父母不告而娶不可謂禮願從子而歸廟見舅姑
得成婦之禮幸也安道曰諾因下令命車駕即日告
備夫人乘黃犢之車車有金壁寶玉之飾蓋人間所
謂庫車也上有飛傘履之車徒賓從如慈惠之西街
所見安道乘馬從車而行安道左右侍者十數人皆
材官宦者之流行十餘里有朱幕供帳女吏列於後
行宮供頓之所夫人遂入供帳中命安道與同處所
進飲饌華美頃之又下令命去所從車騎減去十七
八相次又行三數里復下令去從者乃至建春門左

右才有二十騎人馬如王者之遊旣入洛陽欲至其
家安道先入家人恠其車服之異安道遂見其父母
二親驚愕久之謂曰不見爾者蓋月餘矣爾安適耶
安道拜而對曰偶爲一道迫以婚姻言新婦卽至故
先上告父母驚問來意車騎已及門矣遂有侍婢及
閹奴數十輩自外正門傳綉裯綺席羅列於庭及以
翠屏畫帷飾於堂門左右施細繩床二請舅姑對坐
遂自門外設二錦步障夫人衣禮服垂佩而入修婦
禮畢奉翠玉金瑤羅紈蓋數十箱爲賀遺之禮置於

舅姑之前爰及叔伯諸姑家人皆蒙其禮因曰新婦請居東院遂又有侍婢閹奴持房偉供帳之飾置於東院脩飾甚周遂居之父母相與憂懼莫知所來是時天后朝令嚴峻懼禍及之乃具以事上奏請罪天后曰此必魅物也卿不足憂朕有善呪術者釋門之師九思懷素二僧可爲卿去此妖也因詔九思懷素往僧曰此不過妖魅狐狸之屬以術去之易耳當先命於新婦院中設饌置坐位請期翌日而至真歸具以二僧之語命之新婦承命具饌設位輒無所惧明

日二僧至旣畢饌端坐請與新婦相見將施其術新婦還至亦致禮於二僧二僧忽若物擊之俯伏稱罪目毗鼻口流血又具以事上聞天后因命二僧對曰其所呪者不過妖魅鬼物此不知其所從來想不能制天后曰有正諫大夫明崇儼以太乙術制錄天地諸神祇此必可使也遂召崇儼崇儼謂真曰君可以今夕於所居堂中潔誠坐以候新婦所居室上見異物至而觀其勝則已或不勝則當更以別法制之真如其言如甲夜見有物如飛雲赤光若驚電自崇儼

之居飛躍而至及新婦屋上忽若爲物所撲滅者因而不見使人候新婦乃平安如故乙夜又見物如赤龍之狀拏攫噴毒聲如羣鼓乘黑雲有光者至新婦屋上又若爲物所撲有啣然之聲而滅使人候新婦又如故又至子夜見有物朱髮鋸牙盤鐵輪乘飛雷輪錯角呼奔而至既及其屋又如爲物所殺稱罪而滅既而又如故貞怪惧不知其所爲計又具以事告崇儼曰前所爲法是大乙符籙法也但可掃制狐魅耳今既無效請更索之因致壇醮之籙使徵八極厚

地山川河瀆丘墟水木主職鬼魅之屬其數無闕崇儼異之翌日又徵人世上天界部八極之神具數无闕崇儼曰神祇所爲魅者則其能制之若然則不可得而知也請試自見而索之因命於新婦院設饌請崇儼崇儼又忽若爲物所擊奄然斥倒稱罪請命目眦鼻口流血於地貞又益惧不知所爲其妻因爲貞曰此九思懷素明正諫所不能制也爲之奈何聞安道初與偶之時云是后土夫人此雖人間百術亦不能制之今覩其與安道夫婦之道亦甚相得試使安

道致詞請去之或可也貞卽命安道謝之曰某寒門新婦靈貴之神今幸與小子伉儷不敢稱敵又天后法嚴懼由是禍及幸新婦且歸爲舅姑之訃語未終新婦涕泣而言曰某幸得配偶君子奉事舅姑爲夫婦之道所宜奉舅姑之命今舅姑既有命敢不敬從因以卽日命駕而去遂具禮告辭於堂下因請曰新婦女子也不敢獨歸願得與韋郎同去貞悅而聽之遂與安道俱行至建春門外其前時車徒悉至其所都城僕使兵衛悉如前至城之明日夫人被法服居

大殿中現天子朝見之像遂見奇容異人來朝或有長丈餘者皆戴華冠長劔被朱紫之服云是四海之內嶽瀆河海之神次有數千百人云是諸山林樹木之神已而又報天下諸國之王悉至時安道與夫人坐側置一小牀令觀之因最後通一人云大羅天女安道視之天后也夫人乃笑謂安道曰此是子之地主少避之令安道入殿內小室中旣而天后拜於庭下禮甚謹夫人乃延上坐天后數四辭然後登大殿再拜而坐夫人謂天后曰某以有冥數當與天后部

內一人韋安道者爲匹偶今冥數已盡自當離異然不能與之無情此人苦無壽其嘗在其家本願與延壽三百歲使官至三品爲其尊父母厭迫不得久居人間因不果與成其事今天女幸至爲予之錢五百萬子宮至五品無使過之恐不勝之安道命薄耳因而命安道出使拜天后夫人謂天后曰此天女之屬部人也當受之拜天后進退色若不足而受之於是諾而去夫人謂安道曰以卽常善丹青爲郎更益此藝可成千世之名耳因居安道於一小殿使垂簾設

幕召自古帝王及功臣之有名者於前令安道圖寫比經月餘悉得其狀集成二十卷於是安道請辞去夫人命車駕於所都城西設離帳祖席與安道決別涕泣執手情若不自勝并遺以金玉珠珪盈載而去安道旣至東都入建春門聞金吾傳令於洛陽城中訪韋安道已將月餘旣至謁天后坐小殿見之且述前夢與安道所敘同遂以安道爲魏主府長史賜錢五百萬取安道所畫帝王功臣圖視之與秘府之舊者皆驗至今行於代天策中安道竟卒於官

周秦行記

余貞元中舉進士落第歸宛葉至伊闕南道鳴臯山下將宿大安民舍會暮失道不至更十餘里行一道甚易夜月始出忽聞有異氣如麝香因趨進行不知厭遠見火明意莊家更前驅至一宅門庭若富家有黃衣閹人曰郎君何至余答曰僧孺姓牛應進士落第本往大安民舍誤道來此直乞宿無他中有小髻青衣出責黃衣曰門外謂誰黃衣曰有客黃衣入告少時出曰請郎君入余問誰氏宅黃衣曰但進無須

問入十餘門至大殿蔽以珠簾有朱衣黃衣閹人數百立階左右曰拜簾中語曰妾漢文帝母薄太后此是薄后廟郎君不審何忽至此對曰臣家宛葉將歸失道敢託命太后遣西簾避席曰妾故漢室老母君唐朝名士不待君臣幸希簡敬便上殿來見太后着練衣貌狀瑰瑋不甚年高勞余曰行役無苦乎召坐食頃間殿內有笑聲太后曰今夜風月甚佳偶有二女伴相尋况又遇佳賓不可不成一會呼左右屈二娘子出見秀才良久有女子二人從中至從者數百

前立者一人狹腰長面多髮下粧衣青衣僅可二十
餘太后曰高祖戚夫人余下拜夫人亦拜更一人柔
肌穩身貌舒態逸光彩射遠近多服花綉單衣薄太
后曰此元帝王嬙余拜如戚夫人王嬙復拜各就坐
坐定太后使紫衣中貴人曰迎楊家潘家來頃之空
中見五色雲不聞笑語聲寢近太后曰楊潘至矣忽
車騎馬跡相雜羅綺燿煥旁視不給有二女子從雲
中下余起立於側見前一人纖腰修眸容貌甚麗衣
黃衣冠玉冠年三十餘太后曰此是唐朝太真妃子

余卽伏謁拜如臣禮太真曰妾得罪先帝皇朝不置
妾在后妃數中設此禮豈不虛乎不敢受却答拜更
一人厚肌敏視小質潔白齒極卑被寬博衣太后曰
齊潘淑妃余拜之如妃禮既而太后命進饌少時饌
至芳潔萬端皆不得名字但欲充腹不能足食已更
具酒其器用盡如王者太后語太真曰何夕不來相
看太真謹容對曰三郎也玄宗數幸華清宮扈從不得
至太后又謂潘妃曰子亦不來何也潘妃匿笑不禁
不成對太真視潘妃而對曰潘妃向玉奴太真名說懊

惱東昏侯踈狂終日出獵故不得時謁耳太后問余
今天子爲誰余對曰今皇帝先帝長子太真笑曰沈
婆兒作天子也太奇太后曰何如主余對曰小臣不
足以知君德太后曰然無嫌但言之余曰民間傳聖
武太后首肯三四太后命進酒加樂樂妓皆少小女
子酒環行數周樂亦隨輟太后請戚夫人鼓琴夫人
約指以玉環光照于座引琴而鼓聲甚怨太后曰牛
秀才邂逅到此諸娘子又偶相訪今无以盡平生之
歡牛秀才固才士盍各賦詩言志不亦善乎遂各授

與淺華逡巡詩成薄后詩日月寢花宮得奉君至今
猶媿管夫人漢家舊是笙歌處煙艸幾經秋復春王
嬙詩曰雪裡穹廬不見春漢衣雖舊淚垂新如今最
恨毛延壽愛把丹青錯畫人戚夫人曰自別漢宮休
楚舞不能粧粉恨君王無金豈得迎商叟呂氏何曾
畏木強太真詩曰金釵墮地別君王紅淚流珠滿御
牀雲雨馬嵬分散後驪宮不復舞霓裳潘妃詩曰秋
月春風幾度歸江山猶是舊宮非東昏舊作蓮花地
空想曾披金縷衣再三邀余作余不得辭遂應命作

詩曰香風引到大羅天。月地雲階拜洞仙。共道人間
惆悵事。不知今夕是何年。別有善笛女子。短髮麗衣
貌甚美。而目多媚。與潘妃偕來。太后與接坐。居之時
令吹笛。往往亦及酒。太后顧而問曰。識此否。石家綠
珠也。潘妃養作妹。故潘妃與俱來。太后因曰。綠珠豈
能無詩乎。綠珠乃謝而作詩曰。此日人非昔日人。笛
聲空怨趙王倫。紅殘翠碎花樓下。金谷千年更不春。
詩畢酒既至。太后笑曰。牛秀才遠來。今夕誰人為伴。
戚夫人先起辭曰。如意成長。固不可。且不宜如此。潘

妃辭曰。東昏以玉兒身死國除。玉兒不擬負他。綠珠
辭曰。石衛尉性嚴急。今有死不可及。亂太后曰。太真
今朝先帝貴妃。不可言其他。太后謂王嬙曰。昭君始
嫁呼韓單于。復為株索單于。婦固自困。且苦寒地。胡
鬼能何為。昭君幸無辭。昭君不對。低然羞恨。俄各歸
休。余為左右送入昭君院。會將旦。侍人告起。昭君垂
泣。持別忽聞外有太后命。余遂出見太后。太后曰。此
非郎君久畜地。宜亟還。便別矣。幸無忘向來歡。更索
酒。酒再行而戚夫人潘妃綠珠皆泣下。竟辭去。太后

使朱衣送往太安抵西道旋失使人所在時始明矣
余就大安里問其里人里人云此十餘里有薄后廟
余却迴望廟荒毀不可入非向者所見矣余衣上香
經十餘日不歇竟不知其何

李湜

趙郡李湜以開元中謁華岳廟過三夫人院忽見神
女悉是生人邀入寶帳中備極歡洽三夫人迭與續
歡言終而出臨訣語湜曰每年七月七日至十二日
岳神當上計於天至時相迎無宜辭讓今者相見亦

是其時故得盡歡爾自爾七年每至其日奄然氣盡
家人守之三日方寤說云靈帳玳筵綺席羅薦揮月
扇以輕暑曳羅衣以縱香玉珮清冷香風飄灑候湜
之至莫不笑開星靨花媚玉顏敘離異則涕零論新
歡則情洽三夫人皆其有也湜嫪毒於器尤為所重
各盡其歡情及還家莫不惆悵嗚咽延景惜別湜既
悟形骸流決輒病十來日而後可有術者見湜面君
有邪氣為書一符後雖相見不得相近二夫人一姓
王一姓杜罵云酷無行郎何以帶符為小夫人姓蕭

豐身錄 卷二 十五
恩意特深涕泣相顧誠是三年勿言言之非獨損君亦當損我。湜問以官云合進士及第終小縣令皆如其言。

盧佩

貞元末渭南縣丞盧佩性篤孝其母先病脚至是病甚不能下床榻者累年曉夜不堪痛楚佩卽棄官奉母歸長安寓於常樂里之別第將欲竭產以求國醫王彥伯治之彥伯聲勢重造次不可一見佩日往祈請焉半年餘乃許一到佩期某日平旦是日亭午不

來佩候望於門心搖目斷日旣漸晚於心悵然忽見一白衣婦人姿容絕麗乘一駿馬從一女僮自東之西疾馳東過有頃復自東來至佩處駐馬謂佩曰觀君顏色憂沮又似有所候待來請問之佩志於王彥伯初不覺婦人之來然被顧問再三乃具以情告焉婦人曰彥伯國醫無容至此妾有薄技不減王彥伯所能請一見太夫人必取平差佩驚喜拜於馬首曰誠得如此請以身爲僕隸相酬佩卽先入白母母方呻吟酸楚之次聞佩言忽覺小瘳遂引婦人至母前

婦人即舉手候之其母已能自動矣於是是一家歡躍
競持所有金帛以遺婦人婦人曰此猶未也當要進
一服藥非止盡除痼疾抑亦永享眉壽母曰老婦將
死之骨為天師再生未知何階上答全德婦人曰但
不棄細微許奉九郎中櫛常得在太夫人左右則可
安敢論功乎母曰佩猶願以身為天師奴今反得為
夫有何不可婦人再拜稱謝遂於女僮手取所持小
粧奩中取藥用刀圭和以進母母入口積年諸苦釋
然頓平即具六禮納為妻婦人朝夕供養妻道嚴謹

然每十日即請一婦本家佩欲以車輿送迎即終固
辭拒唯乘舊馬從女僮倏忽往來畧無蹤跡初且欲
順適其意不能究尋後既多時頗以為異一旦伺其
將出佩即潛往窺之見乘馬出延興門馬行空中佩
驚問行者皆不見佩又隨至城東墓田中巫者陳設
酒殽繒錢瀝酒祭地即見婦人下馬就接而飲之其
女僮隨後收拾紙錢載於馬上即變為銅錢又見婦
人以策畫地巫者即隨指其處曰此可以為穴事畢
即乘馬而廻佩心甚惡之婦具告母母曰吾固知是

妖異為之奈何自是婦人絕不復歸佩家佩亦幸焉
後數十日佩因出南街中忽逢婦人行李佩呼曰夫
人何久不歸家婦人不顧促轡而去明日使女僮傳
語佩曰妾誠非匹敵但以君有孝行相感故為君婦
太夫人疾得平和君自請相約為夫婦今既見疑便
當決矣佩問女僮娘子今安在女僮曰娘子前日已
改嫁靖恭李諮議矣佩曰雖欲相棄何其速歟女僮
曰娘子是地祇管京兆府三百里內人家喪葬所在
長在京城中作生人妻無自居也女僮又曰娘子終

不失所但嗟九郎福祐太薄向使娘子長為九郎妻
則九郎一家皆為地仙矣盧佩第九也

王彥大

臨安人王彥大家巨富有華屋願指如意條議航南
海營船貨舟具乃備而以妻方氏妙年美色不忍輕
相捨久之乃決行數年不反音書又絕春月杭人日
遊湖山方氏素廉靜獨不肯出散步舍後小圃埜豁
幽閑忽花陰中逢一少年衣紅羅衣頂蹙金巾肌如
白粉容止儒緩潛現于密地因以所携彈弓將彈之

方氏詈曰我乃良家以夫出年多杜門屏處汝為何
等人已入我後園且將挾弓彈我一何無禮如此少
年慚愧搏弓拱手揖謝而去方正色叱之恍爾不見
方奔歸呼告衆奴覓神宇殺亂力憊不支及夕半少
年直升堂方趨走將隱則伸手挽之長三丈餘衆奴
盡力援奪不可勝遂入升榻與款待自是早去夕來
無計可脫心所欲物讒與言不旋踵卽至方念彥大
殊切報于親故招道士行五雷法乃設醮亦擇僧二
十人作瑜珈道場皆為長手捶打不克靈其技後十

月少年悽慘言於方曰汝良人自海內將回矣如至
家相見切勿露吾事苟背吾戒必害于汝知我神通
否雖水火刀兵不可加毫末于我也未已王生乃回
方迎泣曰妾有彌天之罪君當寸斬我以謝各親王
問故具言之王曰是乃山精鬼魅我必殺之乃潛貯
利刃以待其來一夕宛爾而至夫拔刃襲之途中其
背聲如金玉之音化爲白光熠熠亘十丈衝虛空去
其後音止響滅王夫妻相得如初

嚴阿珊

許州長葛令嚴部衣冠族也立性簡直雖羈束於官署常畜退藏之心咸中通罷任乃於縣西北境上陘山陽置別業良田萬頃桑柘成陰奇花芳草與松竹交錯引泉成沼培阜為臺盡臨觀之美矣夫人河東裴氏有三女長適滎陽鄭氏次適京兆杜氏幼曰阿珊端麗妍白光啓乙巳歲年十五矣時遇清明節嚴公盡室登陘山山西岑有鄭大王祠乃於祠中薦酒饌令諸女縱觀日晚方歸纔降及山之半旋風忽起于道左繚遶諸女塵坳晦冥衆皆驚懼而阿珊獨仆

地色變不能言髮上失雙金翹乃扶持而歸召巫者視之巫譯神言曰我鄭大王也今聘爾女為第三子婦其家遽使贖酒肴紙錢令巫者請祠祈之既至得金翹於神坐上巫者再三請禱神終言不可明日間珊殞便憑巫言以達祠所矣嚴氏遂令送服玩設筵于祠內厥後每有所須必托巫者告其家嚴公夫人卽余室之諸姑也故得其實而傳之



